



最完备的知识体系

最浪漫的心灵之旅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最经典

最丰富的文学盛宴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最完备的知识体系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最完备的知识体系

最精美的图片

文学盛宴

最经典的阅读文本

最丰富的文学盛宴

最浪漫的心灵之旅

文学盛宴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最完备的知识体系

经典的阅读文本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最浪漫的心灵之旅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最浪漫的

最精美的图

最丰富的文学盛宴

福尔摩斯探案集

Q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英】柯南道尔 著 石冬雪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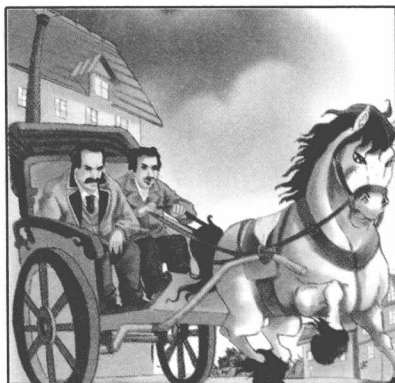
NLIC2970862075

根据教育部最新版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QINGSHAONIAN MEIHUIBAN JINGDIAN MINGZHU SHUKU

.....【经典收藏】.....



【英】柯南道尔 著 石冬雪 译

FUERMOSI TAN'ANJI 福尔摩斯探案集



NLIC297086207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绘版」
MEIHUIBAN

福尔摩斯探案集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著; 石冬雪译. — 杭州: 浙江人民
出版社, 2013.1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 崔钟雷主编)
ISBN 978-7-213-05219-4

I. ①福… II. ①柯…②石… III. ①侦探小说—小
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7717 号

福尔摩斯探案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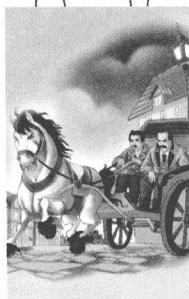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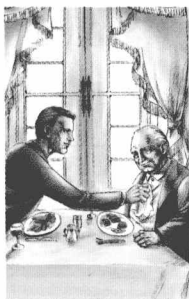
FUERMOSE
TAN'ANJI



作 者 [英] 柯南道尔 著 石冬雪 译
丛书策划 钟 雷
丛书主编 崔钟雷
副 主 编 石冬雪 吕延林 王春婷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 (0571) 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毛江良
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印 刷 淄博方正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9 万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5219-4
定 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四签名」 Si Qianming



第一章 福尔摩斯推断学	2
第二章 陈述案情	9
第三章 四签名	14
第四章 秃头的故事	19
第五章 樱沼别墅的悲剧	26
第六章 福尔摩斯作出推断	33
第七章 追踪	41
第八章 贝克街小分队	50
第九章 线索的中断	58
第十章 凶手的下场	67
第十一章 大宗阿克拉宝物	74
第十二章 乔纳森·斯茂传奇	79

「奇案记」 Qian Ji

波希米亚丑闻奇案	98
赤发团	121
分身奇案	138
湖畔惨剧	153
橘核奇案	171

四签名





第一章

福尔摩斯推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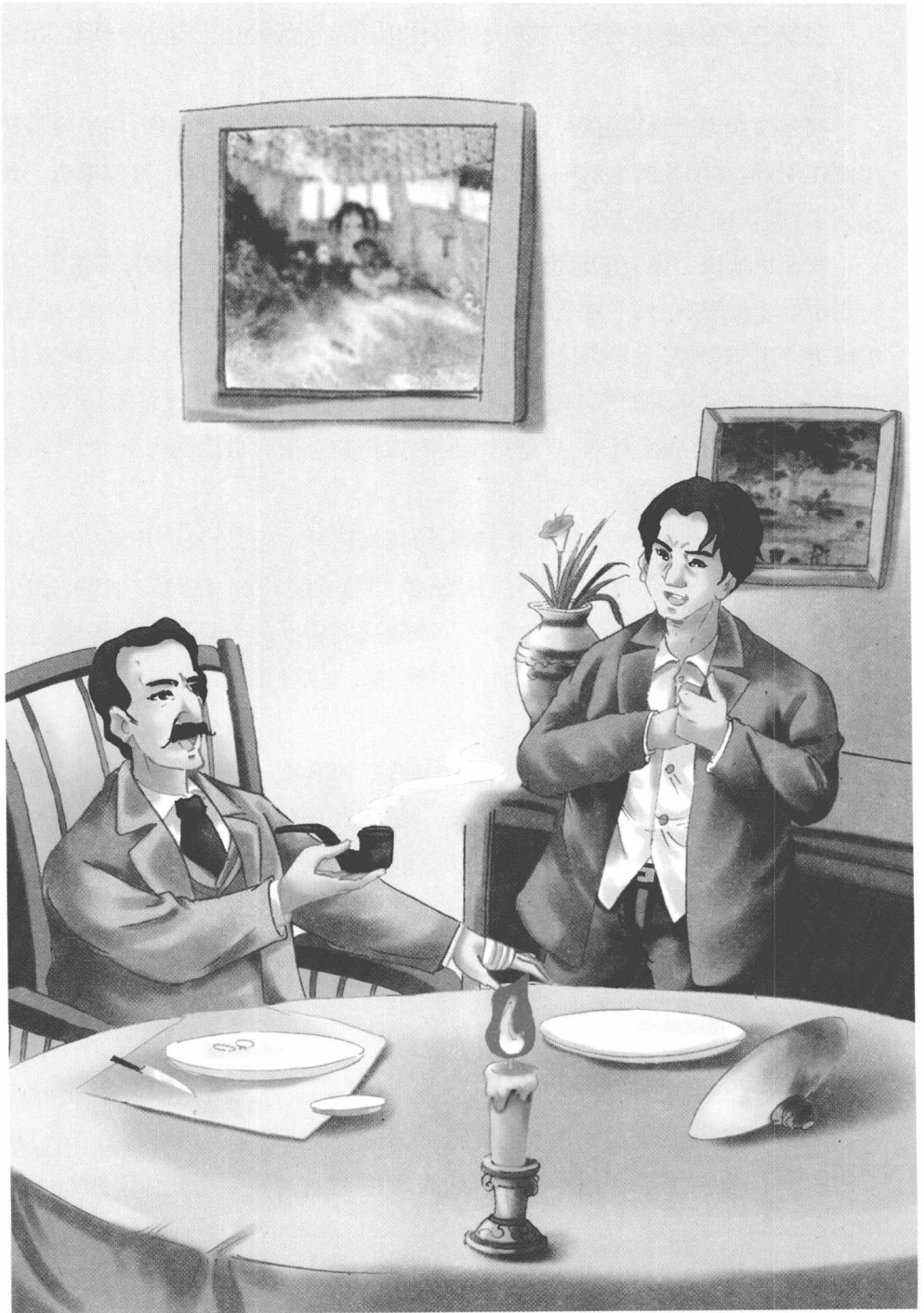
夏洛克·福尔摩斯每天都要重复做三次这样的动作：先从壁炉旁拿过一瓶药水，接着从一个精致的山羊皮皮匣里取出注射器，然后再装好针头，卷起左臂的衬衫袖口，再把针尖刺入已有很多针孔痕迹的胳膊，然后才坐在安乐椅里，满足地吐出一口长气。

这几个月来，我已经司空见惯了，他自己虽然觉得很得意，我却总不以为然。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一瞧见他这举动，就为他担心。晚上睡觉时，我曾想过，要是再不严厉地阻止他，我的内心会觉得不安。我虽然多次想以对身体有害为理由诚恳地劝阻他，但终究还是没有说。这全是因为他的自尊心太强了，很少接受别人的意见。

那天午后，见他注射完了，我觉得不能再憋着了。或许是因为我吃饭的时候喝了些酒，壮了胆，我终于下决心把心里话说出来。

我突然问他：“你所注射的是吗啡还是可卡因？”

他那时正好拿着一本旧书，仰着脖子，瞪大了眼睛答道：“是可卡因，百分之七的溶液，你要不要尝试尝试呢？”





我说道：“不！这怎么可以呢？我的身体因阿富汗战役还没有完全恢复，用它不好吧！”

福尔摩斯说：“说得也对，华生。我虽然知道它的药性过于强烈，用了容易产生副作用，但在平凡的生活中，我总觉得索然无味，唯恐不能保持精神振奋。我用久了，也就忘了它的害处了。”

我诚恳地说：“你应该想想，仔细衡量它的利害得失。它只能够提神罢了。而它之所以能够醒脑，只不过是因药物刺激脑神经。但如果长期这样做，你的脑组织会产生依赖性，后果难以设想。我阻止你，是因为我是一个略懂医理的人，并且极爱我的朋友，因此苦口婆心地劝你。这当然不同于寻常朋友的敷衍应酬。”

他听了，没有表示反对，只是把两肘靠在椅背上摆弄自己的指甲，似乎在那里思考我所说的对不对。

他说：“我生性好动，如果给我问题，给我深奥的密码，给我极其复杂的分析工作，让我能够一件件地去探索它们的玄妙，我才会觉得全身舒畅。如果吃饱了饭，整日无所事事，我会觉得十分难受。当我决定从事这个职业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况且做这个行业——私家咨询侦探的，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啊。”

我说：“私家咨询侦探只有你一人吗？”

“是啊！我可以说是唯一的私家咨询侦探，如果说是侦探界中最高、最顶尖的也不算是夸口。那些苏格兰场的警探，一遇到疑案总是束手无策，总要来求我指点，而我却往往能马上找出重要的线索，解决疑案。可是我的目的并不是想赚钱，报纸上也没有我福尔摩斯的名字，别人认为极困难的，却难不倒我。我没有别的要求，只是想从不断解决问题中获得成功的快乐，这就足够了。你亲眼目睹过我的成功，现在证明我的话没错吧。”

我说：“对啦，我已经把上一件案子的始末写成了一本小说，并起了一个怪异的名字——《血字的研究》。”

他摇头说：“这件事我实在不能赞同。要知道，侦探学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万万不能感情用事。你如果用小说的方式表现它，就好比把一个几何定理变成言情小说一样。”

我说：“但是故事情节离奇，就像一部推理小说，我不能歪曲啊！”





当时我写这部书的用意,本来是想讨福尔摩斯的欢心,谁知却遭到了他冷酷的批评,我心里觉得很郁闷。福尔摩斯做事喜欢直来直去,不喜欢过分雕饰,他在静默的时候,总隐藏着骄傲。所以对这件事我不愿多说,只是静静地坐着,养我的脚伤。我的脚曾经被子弹打穿,虽然没成废人,可是每逢天气变化,关节就隐隐作痛,很痛苦。

过了一会儿,福尔摩斯把烟斗放下,缓缓说道:“上个礼拜,有一个法国人弗朗索瓦·李维亚耳来请教我。这人你或许也听说过,在法国侦探界里可算是后起之秀。他资质好,胆识也不差,可惜学识太浅,遇到疑难案件,常苦于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应付。他所请教的是一件遗嘱案,极有趣。我告诉他两件相似的案情,经过我一番解说,他的疑惑顿时全消,案情的真相也就水落石出了。今天早晨,我收到一封信,是他寄给我的,你可以拿去看看。”说着,就把一张外国信纸递给我,我看了个大概,见那信全是法文,中间有很多恭维的话,例如“伟大”、“高超的手段”、“有力的行动”一类的词语等等。

我看完了笑道:“语气十分诚恳,他对你十分崇拜啊!”

夏洛克·福尔摩斯轻轻说道:“对啊!恭维得太过分了。他的侦探能力虽然没有到家,可是侦探所需要的条件他已经具备了三分之二,有推断力和观察力,只欠缺足够的学识罢了。如果继续努力下去,他会成为一名好侦探的。他现在想当翻译,想要把我的作品译成法文。”

“什么?是你的大作吗?”

他微微一笑:“我在侦探学方面发表过很多文章,其中《烟灰辨识》一篇,单就雪茄烟、纸烟、烟斗丝的烟灰,我就列举了一百四十种。同时每一种烟灰都有草图,还有专业的解释。我们在侦查的时候,烟灰常常可以作为全案的线索。譬如一个杀人的凶犯,如果能够断定他的烟灰是印度烟,那么追踪他的时候,范围就缩小了。并且烟灰的辨识也很容易,阅历广的,见了印度雪茄的黑灰和‘鸟眼’烟的白灰,就好似白菜和马铃薯一样,可以一望而知。”

我说:“那是由于你有过人的天赋,别人又怎能及你。”

“因为我了解了它们的重要性。我的作品中还有一篇关于脚印的辨别法,里边提到,因为脚印容易被湮没,所以可以用熟石膏来保存。其余像手指印,虽然





痕迹极小,可是石工、水手、木匠、矿工等,职业不同,手指印也各不相同。为此我专门画成图样,详加注解,好让我的同行们有据可查,而这些对于无名尸体身份的鉴定和寻找罪犯的蛛丝马迹,是极有益处的。我琐琐碎碎地对你说这些话,你是否感到疲倦了?”

我回答:“不但不疲倦,反而很愉快。这些话可以印证你以前探案的方法,让我身临其境,同时也终于明白你的成功绝非侥幸,而是靠坚实的理论得来的。但是你所说的观察力和推断力,未免有些混淆。”

他把背稳稳地靠在椅背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缕缕浓烟从烟斗中飘出来。他说道:“以你为例。照我的观察,我知道你今天上午必定到过维克莫亚街的电报局,照推理说起来,我知道你必定在那里发了一封电报。”

我说:“是啊,这两件事的确是这样的,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猜到的。我敢说此事我并没有告诉过第二个人。”

他说:“你虽没有告诉别人,事实本身却能够告诉我。这件事很简单,解释起来却很繁杂。这件事就可以成为划分观察力与推断力的界限。我的观察力告诉我,你的鞋头有一些红泥,据我所知,维克莫亚街电报局门外正在修路,从地下掘出来的红泥堆积在门外,往来的人如果不留神,就会踏到这污泥。今天早晨,你几乎一直待在这里,没有远行,而贝克街又没有红泥,于是我由此推断你一定去过维克莫亚街。”

“是啊,但你的推断力还告诉你些什么?使你能够断定我发过一封电报呢?”

“这也是很容易判断的。今天早上我和你面对面坐着的时候,没有见你写信,你桌子上的明信片、邮票都没有动,你不发电报,去那里做什么?凡事在推断的时候删掉一些可能,那么,最后的结果就确定了。”

我略微想了一想,又说:“这件事正如你所说的,本来就简单而容易推断。我想再试试你的推断力,你有兴趣听吗?”

他答道:“你尽管放心说,或许我不用第二次注射可卡因了。凡是你所问的,我差不多没有不愿意解释的。”

我说:“我曾经听你说过,人们的日用品一定会留下这个人的特征。精于观察的人,可以见了东西就知道这个人。我这里有只新得来的表,你能说出这表原





来主人的特征吗？”

我说着把表递给他，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他把表放在手里，掂掂它的重量，又仔细地看表面，然后再打开后面的盖子，留心察看内部的机件。同时，他从衣袋里摸出放大镜来仔细地察看。看见他忽然神情沮丧，一言不发，我想他这回终于被难倒了，心里便有一种孩子般的快乐。

他说：“这件事很难，几乎没有头绪。因为这表最近才擦过油泥，纹路痕迹都没有了。”

我答道：“是的，的确是擦过油泥，然后才给我的。”我觉得他想掩饰他的失败，才故意说这些话来搪塞。

他仰起头，注视着屋顶的天花板，分明在那里苦思冥想。他慢慢地说道：“即使这个过程很艰难，但我已有了一些头绪。我试着说说看，请你指教。我想这东西必是你哥哥的，你哥哥又是从你父亲处得来的。”

我问道：“你是从表背面的 H.W 两个字母上知道的吗？”

“不错，W 代表你的姓。表里面所刻的制造年月离现在已经有五十年了，这样长的时间，可知它一定是上一辈留下来的。并且按习惯说起来，凡是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传给长子的居多，而长子往往又袭用父亲的名字。如果我猜测的没错，令尊已经去世多年了。所以我敢断定这表必定是在你哥哥的手里。”

我说：“是，还有呢？”

“你哥哥不善理财，有时甚至挥霍无度。因此他雄厚的资产，不久就所剩无几了，所以生活拮据，后来因酗酒而死。我所知道的，就这些了。”

我听了，立刻触动往事，心潮起伏，站起来说：“福尔摩斯！你为什么对着人家的弟弟说哥哥的不是？这对吗？况且你所说的也未必都是出于推断，你恐怕早就知道我哥哥的情况吧。”

他很和缓地说道：“华生医生！请你原谅我的坦率。我推断了很久，偶然有所心得，便直言不讳，一时没有顾及你的感情，十分抱歉。但是你说我预先知道是不正确的。我没有看见表之前，根本就不知道你有哥哥呢。”

“那么，你怎么知道他的行为？怎么可能如此分毫不差呢？”

“侥幸而已！我只是揣测罢了，不敢断定事事都确实啊！”





“那么，你所说的只是猜想吗？”

“不！不！我绝不把猜想算作能力。凡事必定先有理由，如果只凭猜想，往往就不能得出合乎逻辑的推理。”

“你听了我的话之所以吃惊，是因为你还不了解我从细枝末节上可以推理出其他的大事。现在我来说明推断理由。事实上这一切的结论均由这表的细枝末节上得来。请看这表，不仅表下面的边沿有两处明显的伤痕，并且表的四边均有无数划痕。由此可见，这块表必和钥匙、钱币等硬物放在同一个口袋中。这表非常名贵，可他却随意乱放，从不珍惜。那么，这人的马虎也就可想而知了。并且，家传的一只表就如此贵重，那么遗产的数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听了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

“依伦敦当铺的惯例，每典当一只表，必定用针尖把当票的号码刻在表的内部，以免发生纠纷。现在用放大镜看，这类号码前后有四次，可知令兄一定经济拮据。有丰厚家产的人还会陷入窘境，如果不是挥霍无度，不懂理财，那又是什么呢？从表的里盖可以看出，钥匙孔的四周划痕无数，这一定是由于醉酒后开表，手腕颤抖，所以才弄成这个样子的。这中间有什么神秘可言呢？”

我答道：“这件事经过你一番解释，如拨云见日。我方才冒犯了，请你原谅。现在我对你的能力，将更有信心。但我很担心，你劳心劳力，如此专一，会伤害身体。”

“不，没有工作，我才会注射‘可卡因’，如你说的，会伤害身体。我不用脑无法过日子。除了用脑以外，还有什么样的生活才会让我有生趣呢？我无法忍受平庸的生活，也无法让自己终日虚度。医生，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有一技之长，却不去使用，又何必要这专长呢？人们犯罪是极寻常的，我生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极寻常的，若不去做点儿有益于社会的事，不是很荒谬吗？”

我正要开口回答他，忽然传来敲门的声音。女房东哈德逊太太托着一个铜盘进来了，铜盘里放着一张名片，她对我的同伴福尔摩斯说道：“先生！有位小姐要见您。”

他看了名片说道：“梅丽·蒙斯顿小姐？我不认得她。哈德逊太太，请她上楼吧。华生，你也不要离开。”





第二章

陈述案情



蒙斯顿小姐镇定地走了进来。她的头发颜色很浅,体态轻盈多姿,戴着浅色手套,穿一件暗褐色呢料外衣,配一顶褐色的帽子,边缘上斜插着一根洁白的翎毛。五官标致,神采温柔,蓝色的大眼睛显得靓丽有神。在我平生所见过的女子当中,她是最高雅和清纯的。当我的老友请她坐下时,她嘴唇微动,两手也有些颤抖,让人觉得她内心一定很紧张和不安。

她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之所以来这里请教,是因为您曾经为我的女主人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解决过一桩家庭纠纷。她对您的帮助和本领是很感激和钦佩的。”

福尔摩斯想了一想答道:“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呀,我记得对她有过小小的帮助。可她那一件案子,实在太简单无趣了。”

“她并不认为简单。至少,我所请教的案子您不会认为简单。我想再也没有任何事情比我的处境更离奇难解了。”

福尔摩斯搓着他的双手,目光炯炯有神。他从椅子上微微倾身向前,在他那清秀得像鹞鹰的脸上出现了兴奋和关注的神情。“说一说您的案子吧。”



我觉得在此有些不便,因而站起来说道:“请原谅,我失陪了。”

没想到这位年轻姑娘伸出她戴着手套的手留住了我,说道:“先生,或许您也能给我很大的帮助。”

于是我重新坐下。

她继续说道:“简单地说,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是驻印度的军官,我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回了英国。我母亲去世很早,国内又没有亲戚,于是就把我送到爱丁堡读书,在一个环境很舒适的学校里寄宿,一直到我十七岁那年方才离开那里。1878年,我的父亲——他是团里资格最老的上尉——请了十二个月的假,返回祖国。他从伦敦发电报告诉我,他住在朗厄姆旅馆,催促我即刻前去见面。我当时高兴极了,热切盼望着与父亲见面,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朗厄姆旅馆。侍者先告诉我,蒙斯顿上尉的确住在那里,但昨天夜里外出一一直未归。我在那里空等了一天,毫无消息,到夜里的时候,就向警署报了案,并且在第二天的各大报纸上均刊登了寻人启事。但始终一无所获。从那天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得到关于我父亲的任何消息。他回到祖国,心中抱着很大希望,本想可以享清福,没想到……”

她用手摸着喉部,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泣不成声了。

福尔摩斯打开了他的记事本问道:“你父亲失踪的日子还记得吗?”

“他是在1878年12月3日失踪的——差不多已有十年了。”

“他的行李呢?”

“还在旅馆里,行李里边找不出什么可以作为线索的东西——只有些衣服和书籍,还有不少安达曼群岛的古玩,他从前是那里监管囚犯的军官。”

“他在伦敦有没有朋友?”

“我们只知道一个——驻孟买陆军第三十四团的肖尔托少校,和他同在一个团里。这位少校前些日子已经退伍,住在北诺伍德。我们当然和他联系过,可他声称对此事一无所知。”

福尔摩斯道:“这真是怪事。”

“我还没有谈到最奇怪的事呢。大约六年前——确切地说是1882年5月4日,《泰晤士报》登了一则广告,征询梅丽·蒙斯顿小姐的住址,并说如果她回答的话,对她是有利的,广告下面没有署名和地址。那时我刚到西色尔·弗里斯特





夫人那里当家庭教师。我和她商量以后，在报纸广告栏里登出了我的住址。当天就有人从伦敦西南区寄给我一个纸盒，盒内竟有一颗光彩夺目的大珍珠，但里边却没有一个字。更奇怪的是，以后每年到了这一天总能收到一个纸盒，里面都有一颗同样的珠子。我曾经找专家鉴定过，说是罕见之宝，价值很高。现在请你们也看一看。”她打开一个扁平的盒子，我看见了这辈子从未见过的六颗极品珍珠。

福尔摩斯道：“您所说的极为有趣，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情况吗？”

“有，今天早晨我又收到了这封奇怪的信。请您看一看。这也就是我来向您请教的原因。”

福尔摩斯道：“谢谢您，请您把信封也给我。邮戳，伦敦西南区，日期，9月7日。啊！信封的角上有一个大拇指印，可能是邮递员的。信纸的质量很好，信封也很昂贵，可见写信人对日常用品很考究，没有发信人地址。‘今晚七时请到莱西厄姆剧院外左边第三个柱子前等我。您如果怀疑，请偕友二人同来。您是受委屈的女子，定将得到公道。不要报告警察，否则我不会见您。您的从未谋面的朋友。’这真是一件好玩的、玄妙的事情，蒙斯顿小姐，您准备怎么办呢？”

“这正是我要和您商量的呀。”

“咱们一定得去。您和我，还有——不错，华生医生也是咱们所需要的人。信上说，两位朋友，他和我一直是在一起工作的。”

她用充满期待的眼光看着我，问福尔摩斯：“但他肯去吗？”

我热情地说：“愿意为您效劳。”

她道：“两位这样仁慈，我十分感激。我很孤独，没有朋友可以相托。我六点钟到这里来，可以吗？”

福尔摩斯道：“可是不能再晚了。还有一点，这封信和寄珠子的小盒上的笔迹相同吗？”

她拿出六张纸来说道：“全在这里。”

“您考虑得很周密，在我的委托人里，您确实是很优秀了。现在咱们看一看吧。”他把信纸全铺在桌上，一张一张地对比着继续说道：“除了这封信以外，笔迹全是伪装的，但是都出于一个人的手笔，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您看这个希腊





字母 e 多么突出,再看字尾的字母 s 的写法。蒙斯顿小姐,我不该给您虚妄的希望,可现在我很想知道这些笔迹与令尊的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绝不相同。”

“我想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六点钟在这儿等您。请您把这些信留下,我还要再研究一下,现在刚刚三点半,我还有时间好好儿再看一下,再会吧。”

我们的客人答道:“再会。”她又用温柔的眼光看了看我们,就把盛珠子的盒子放在胸前,匆匆地走了出去。我凭窗远眺她那瘦弱的背影,直到她的白翎毛在人群中消失。

我回头对我的伙伴说:“真是一位美丽的女郎!”

福尔摩斯仿佛有些疲惫,他点上烟斗斜靠在椅背上,微闭双眼,无力地说:“是吗?我没有留神。”

我嚷道:“你真是个机器人,一个冷血动物,一部计算机!有时你简直一点儿人性也没有。”

他温和地微笑着:“你不能让一个人的特质影响你的判断力,这是最重要的,委托人对于我来说,仅仅是一个单位,是问题里的一个因素。感情太强烈会影响一个人理智的清醒。我们绝不能在工作时被感情所打扰。一个我平生所见的最美丽的女人,曾经为了获取保险赔款而毒死了三个亲生的儿子,结果被判处绞刑;一个我熟识的相貌不讨人喜欢的男子,却捐赠了 25 万英镑救济伦敦的贫民。”

“但是,这一次……”

“我这儿从来没有任何例外。这次也一样。对于这神秘人的笔迹,你有什么看法?”

我答道:“写得还算清楚、整齐,是一个有商业经验并且性格坚强的人写的。”

福尔摩斯摇头道:“你看他写的长字母差不多都没有高过一般字母,那个 d 字像个 a 字,i 字和 e 字也几乎相同,性格坚强的人不论写得怎样难认,字的高矮总是分明的,他的 k 字写得很斜,大写的字母倒还工整。我现在要出去了,或许能在外边探听到什么。让我介绍一本书给你——一本很伟大的著作,这是李德所著的《成仁记》,我一个钟头后回来。”





我坐在窗前看书,但是我的思想并没有在这上面。我的心全在方才来的客人身上——她的音容笑貌和她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离奇的事情。命运对她真是不公平,从小没有双亲呵护,没有家庭温暖,一个人孤苦伶仃。我突然想到假如我能替她分担忧愁……我强迫自己从妄想中回到现实,回到眼前的《成仁记》。

